

铁血首领丁开嶂

丁文隽 董宝莹 奚广成

丁开嶂，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北方著名革命团体铁血会的创建者。在铁血会存在的 18 年内始终领导着铁血会会员从事抗俄、反清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后在家乡以残疾之身，奋力著述近百万言，令人可钦可敬。

借助铁血，立志鼎革

丁开嶂生于 1870 年。原名作霖，字小川，河北省丰润县南青坨人。少时读书于乡间私塾。20 岁左右应遵化州乡试得中秀才。后入北京京师大学堂甲班第一班攻读。毕业时获“奏奖”文科举人。后任河南大学海军地理教授。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丁开嶂目睹清政腐败情景，经常激愤得顿足捶胸。他常常呼喊：“奇耻大辱，孰过于斯！”于是立下了鼎革之志。曾著《草泽阴符篇》一书，详细计划了将来组织革命军、进行革命斗争的方略。可惜原书没有保存下来。

1894 年，孙中山在海外创建兴中会，鼓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这时丁开嶂正在大学读书，改革社会的激情如火，在同学中秘密联系，提倡效法古人，汇聚英雄豪杰，共同救国救民。

不久，沙俄帝国加紧侵略我国东北，强占我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大片河山。掠夺财富，残害人民。丁开嶂遂与同学朱锡

麟（江苏人）、译学馆学生张榕（奉天人）相约各自出关组织革命军，抗俄救国。朱锡麟创立了东亚义勇队，但不久被沈阳清兵将领曾琪抓获；张榕创立了关东保卫军，后退避天津；丁开嶂则创立了抗俄铁血会。为避敌人耳目，他易名为丁开山，以抗俄铁血会首领的名义撰写檄文，刊登在上海《大陆》杂志，传布东北三省。

檄文发出后，东北三省抗俄铁血会群情激愤。他们在各地相继开展了“田立本支台子之战”、“冷振东牛家屯之战”、“宋三霸狼头山之战”、“杜立山铁岭东南及辽阳西四十五里地之战”、“刘奎武沟帮子临近摩天岭之战”等一连串激烈的抗俄战斗，给沙俄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

战后第二年，丁开嶂与铁血会众首领秦宗周、丁东弟、刘兴训、王治增等议论北方形势，认为只依靠东北一部铁血力量，不足包围清都北京，于是在张家口地区以“救命军”的名义创立革命军，进一步壮大铁血会的力量。并在北京杭辛斋办的《中华报》上刊载檄文，传布于长城以北。檄文阐明主张，为上救国命，下救民生，号召全国英雄志士，皆应掷头颅，洒热血，警醒独立魂，唤起自强魄，凡爱国豪杰皆应联名入会。

此后，数年之内，铁血会的各地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就地开展动员群众改革社会的活动。1906年冬，丁开嶂在家乡大力兴办新学。他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宣传科学，带领村民推掉村南庙中的神像，并投至门外水坑中，改庙堂为学校。此举遭到顽固派势力“香火会”的反对，他们到宁河县告状。丁开嶂那时已到北京为学校筹办教材。宁河县衙传人时，拆庙骨干丁保何代替丁开嶂到宁河过堂，结果官司打输了。丁开嶂在北京接到信后，借袁世凯当时假意赞助维新变法之机，与袁世凯力争。袁世凯不得不通知丰润县衙（南青坨村隶属丰润、宁河两县所辖），逮捕了“香火会”出头告状的人，拘6个月，罚参与告状的人各100元。丁

开嶂将打官司的结果在学校门外挂牌公布。村民喜气洋洋，送儿入学。这样，赢得了破除迷信兴办新学的首次胜利。此事对附近各村影响很大。所罚款资全部用于助学，学生课本、制服全部半价发给学生，成绩优秀者，还发给奖学金。从而影响到村中一些举人、秀才也情愿协助开办新学。举人丁子元、丁保何，秀才艾奎生等，都热情到校教书，而且不要分文薪金。为了解放妇女，提倡男女平等，使妇女获得学习文化的权利。丁开嶂在家里腾出一间房屋，开办女子学校，由丁保何任教。当时到校就读的有男生 120 多人，女生 20 多人。丁开嶂经常到校向学生讲授反清救国的革命道理。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不仅学到文化，并增强了爱国热情。如女学生丁淑明、丁淑红、高允昭等，几次到坨上、大张各庄、小张各庄等附近村镇宣传解放妇女，提倡妇女放足。这一年冬天，丁开嶂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属于烟台支部）。

1907 年，为进一步壮大革命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丁开嶂又以提倡摆斋、戒烟、戒酒为名，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绥远、热河、察哈尔、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发展铁血会组织。并在家乡成立北振武社（在三官庙的门额上亲书“北振武社”四个大字，同时也把这里作为铁血会总部）。至此，抗俄铁血会改名为北洋铁血会。丁开嶂任总理，丁东弟协助他。此外还有冯云峰、唐自起、黄际隆、庞希德、秦宗周、王治增、李兰廷、陈熙泰等 28 路领袖，分为京东、京北、边外、关东 4 个支部。

北振武社成立期间，丁开嶂在村南戏楼上自己出钱唱戏四天。戏楼两侧高悬一副丁开嶂手书的长联：“上下五千年，帝霸王转眼尽归淘汰路；纵横十万里，劳农兵士翻身群登竞争台。”每天开戏之前和场幕之间，丁开嶂携各路领袖及革命友人秦宗周、黄际隆、丁东弟、冷蔚森等登台演说。丁开嶂由历代帝王说起，尽数封建社会残害剥削劳苦大众，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几千年历史，道出今日列强苍蝇吮血悲惨现状，指出农工商学兵只有团结

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家，才是振兴中华的出路。他洪亮的膛音，激昂的情感，透彻的说理，使台下听众无不称赞。

会后，向北方各地发布了《北振武社启》的文告。文告说：“我北方同志血尚未凉，心犹未死，安忍坐视同胞沉沦苦海，如秦越之不关痛痒乎？况国民为国家之成分，国家为国民之集体，未有民弱而国独强，能不受外人之欺者；亦未有国弱而民独存，能不遭外人之毒害者。欲保吾身须先强吾国，欲强吾国须强吾民。吾民强斯吾国强，吾国强斯吾身不至东低首于侏儒，西下气于碧眼黄须之族矣。所以，我方同志，奋袂而兴，欲步曾君（指南振武社创始人曾少青）后尘，殄绝北方罌粟，先在敝村南青坨成立北振武社。”文告发出以后，各路领袖枕戈待旦，以图大业。

暴动起义，威振京畿

1911年4月，黄兴等发起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丁开嶂意识到北方革命团体的义务和责任，奔走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会北方豪杰刘汝贤、马德润、刘星楠、陈之驥等，策划起义，得到广泛赞同。

5月，又与秦宗周、黄际隆、丁东弟、王丕显商议，准备乘清军在永平府（今卢龙）举行秋季操练，京城空虚之际，在北京起义。以铁血会京东部军为发难军，关东、边外、京北三部军援助。这时丁的腿部正患脓疮，无法走路。秦宗周、黄际隆立即奔赴铁血会的四个支部，通知各路军准备起义。各地领袖纷纷赶来与丁筹划计议。

那年清军秋操时期是农历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不料农历八月十九日夜，武昌起义，清廷停止秋操，军队返回都门，城内四处戒严。铁血会准备了几个月的京畿起义，没能进行。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丁东弟任铁血会先锋，东走关内外，西游京、津、

通州、张家口，通知各路军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再举义旗。

在此期间，铁血会已成北方革命的砥柱。南北革命要人，前来丁家与丁开嶂联系的与日俱增。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夜，督都黎元洪派往北方主持革命的代表胡鄂公，同孙谏声一道乘大车来到丁家，与丁开嶂及冯云峰、李兰廷、陈熙泰等各路领袖联系，举行滦州暴动。丁开嶂同意分批集中铁血会各地有枪成员到滦州、天津，准备参加滦州暴动。不久丁开嶂带枪赶到天津，在天津法租界小白楼设立铁血军军部，任军长。召集铁血会众首领集会，加强各地组织建设，建立四部军。永(平)遵(化)通(州)蓟(州)共 4 万人，为京东部军；张家口、古北口内外 5000 人，为京北部军；朝阳、热河万余人，为边外部军；锦、广、义、辽南至营口 5 万人，为关东部军。并着手筹划滦州暴动的方略和军火购置工作。铁血会首领丁东弟、冯云峰、李兰廷、陈熙泰等穿梭于滦州、天津及各部军之间，办理铁血会成员分批集中于滦州和其他各地暴动的准备工作。

农历十月初四日，冯云峰带领铁血会东北成员 50 人抵达滦州。不久，(约初七、初八两日)李兰廷、陈熙泰所集合的铁血会成员 50 人也抵达滦州。

农历十一月初十，丁开嶂与加入革命团体担任滦州暴动指挥的清兵营长王金铭、施从云、张建功多次计议之后，带着王、施、张三营长给北方各革命团体的快电来到天津，要求各革命团体的首领立即前往滦州指导革命，组织滦州军政府。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的首领白毓昆、熊朝霖、陈涛等应邀分批前往滦州(铁血会首领早已在滦频繁活动)。

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铁血会首领李兰廷、陈熙泰由滦州赶到天津，转达滦州驻军王、施、张三营长意于十一月十四日独立的事宜。

农历十一月十四日，滦州驻军宣布独立。推举第二营营长王金铭为滦军都督，第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营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此时，滦州驻军十有八九皆为铁血会成员。丁开嶂又派铁血会永（平）遵（化）部部长孙鼎臣、炸弹队队长李辅廷、副队长胡珍率领各地聚于滦州的铁血会成员入城共同防守。

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清淮军通永镇（即开平）总兵王怀庆指挥淮军沿铁路两侧向我滦州革命军夹击。我滦军前敌指挥陈涛，利用地势顽强阻击清军。接着王怀庆率铁甲火车赶来袭击。陈涛命令滦河炮兵发炮轰击。我滦军城防卫戍司令刘汉柏率别动队策应。淮军中炮车翻，死伤遍地，大败而去。

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拂晓，王怀庆与三镇清将曹锟合力向滦州大举进攻。滦军内部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第三营营长张建功叛变，滦州革命军腹背受敌，于是乘火车西进。刚到雷庄附近，火车出轨颠覆。埋伏在这里的王怀庆部队四面出击。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参谋陈洪庆、孙鼎臣指挥滦军苦战，后均被俘遇难。

丁开嶂率马队五十多骑，由西面赶来援救。到雷庄西北，阴雨路黑，弹雨中不见滦军，他就与敌兵展开血战。丁开嶂正面攻击，丁竹钦、王丕显从左右两翼进攻。时间不大，敌人败退。丁率队追击，敌人又以猛烈炮火轰击。丁见势难以抵抗，便撤回。

永、遵部副部长唐自起与部将刘骏率部下 300 人打算冲入滦州南门援救。赶到城下，见滦军败下来，于是率队向南撤去。淮军追到杨各庄，唐自起与部下刘骏扭头截击，淮军大败，死伤 50 多人，溃退而去。

这次暴动，丁开嶂率领的铁血会，无论滦军中的成员，还是其他各地的同志，均能拼死作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几乎在滦州暴动的同时，铁血会还进行了张家口起义。农历十一月五日，铁血会京北部军司令秦宗周与部将马壮、卢占魁各率一支军，会合了山西民军计划起义于阳高、天镇、大同，马壮、

卢占魁部下与山西民军同驻山西境内，秦宗周率军驻于张家口内，防止清兵北出。不料农历十一月七日山西民军高志清等由天津向张家口押运军火时，被清兵捕获，敌人通过严刑审讯，获得举事名单。察哈尔都统黄懋澄，知道强逮不妥，遂假意请秦宗周及部将李鸿恩、尹德威来府议事，然后捕获。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与民军首领共六人，被腰斩于署前河套内。

农历十一月廿三日，通州铁血会先锋丁东弟、铁血会张家湾分会会长王治增，召集铁血会成员王丕谟、王丕显、王丕承（此三人皆王治增之子）、王斌、杨兆林（王治增内侄）、蔡德辰（协和学堂学生）、张文炳（毅军随营学堂学生）、雷茂林（北通州武卫左军军药局军官）等在张家湾王治增家开会，商定于二十九日举行通州起义，然后与在滦州清军中潜伏的张树声、李滋懋、李子峰等合兵直捣北京。不料清营帮带认为起义定将失败，为图免祸计，竟向清军告密。二十七日深夜，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蔡德辰、王斌等七人同时被捕，惨遭杀害。

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夜，丁开嶂和铁血会成员同北方一些革命团体于天津起义，因号炮鸣放时间提前，致使起义失败。以后铁血会成员又分别在沈阳和河北遵化相继起义，均在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失败。褚炳堃、潘竞物、王安国等铁血会会员英勇献身。

铁血会成员在各地举事中屡屡受挫，同志们成批惨遭杀戮，群情激愤异常。铁血会唐山支部部长黄际隆建议成立炸弹队。他说：“开平总兵王怀庆是京东军民革命大障碍，不先除掉他，革命没有成功之日。杀掉他，淮军必大乱，然后调边外部军由冷口、喜峰口入关，占领开平，这样不只报仇雪耻，就连北京、天津、通州也不难攻破。”丁开嶂及众人都赞成他的主意，唐自起、王文冷、庞希德、王丕谟、丁东弟等都踊跃加入炸弹队。他们分路前往开平，各行暗杀之事。不料敌探王彬混入铁血会，知道了刺杀计划，当日报知王怀庆。唐自起、庞希德在开平车站刚下车，即被王怀

庆捕获。王文冷怀揣炸弹二枚、手枪一支、尖刀一把，奋勇闯入开平总兵衙门行刺，亦被逮捕。王怀庆于是派马队四处缉拿铁血会首领，悬万元巨赏缉拿丁开嶂。马队包围了丁家。丁开嶂不在家中，他们大肆抢掠，在外院墙上大书“缉拿革命党”五字之后离去。马队来到大官沽壑，黄际隆被捕。王怀庆为了镇压革命、恫吓丁开嶂及其家属，令囚着黄际隆的囚车从南青坨南街经过。人们看见黄际隆双手钉在大车压厢之上，神态自若。黄际隆、庞希德、唐自起、王文冷等人一齐被王怀庆杀害于开平，并悬首示众多日。

然而挫折和失败及王怀庆的大肆屠杀，并没有吓倒丁开嶂及铁血会众人。相反人心愈愤，他们四处活动，加入铁血会的人员一时大增，他们发誓与清廷不共戴天。丁开嶂召集四部军将领，齐集于天津，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各部军精选壮士三千，潜入北京，乘旧历年除夕半夜时分，分路攻击清廷各衙门。四部军各所在地方树旗，宣告独立，并且包围北京，援助城内起义同志。规定严明军纪，“有动民间寸草者，杀无赦”，以示正义之师秋毫无犯。南北铁血军将士一致推举丁开嶂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部军临时大元帅。

农历十二月十五日，改组铁血军军部为军政府。推举葛熙荣（清卫军军官）为参谋部长、郭凤山（清第十二镇军官）为军务部长、孙明荫（日本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交涉部长、王丕谟（北京译学馆学生）为文牒部长、巴绍成（清第二十镇军官）为军需部长、张雨农为财政部长、刘枢坦（保定警官学校学生）为执法部长、丁东弟（保定法政学堂修业生）为招待部长、杜海寰（日本高等学校毕业生）为联络部长、王寰为调查部长、朱恪璠为侦探部长、张杰三为暗杀部长。并推举张铸堂为京东方面军总司令，佟明礼为副司令。该军于除夕夜，在唐山、蓟州、山海关等地树旗，推举姜锡训为关东方面军总司令，刘连升为副司令。该军于除夕

夜在锦州、营口、新民府等地树旗，推举陈玉甲为京北方面军总司令，董作新为副司令。该军于除夕夜，在张家口、古北口树旗，推举杜春岭为关外方面军总司令，韩自佐为副司令。该军于除夕夜，在朝阳、热河及直奉交界处清河门等地树旗。京北方面军副司令董作新未到职，暂由陈玉甲兼任。丁开嶂撰写《讨清檄文》，传于东北各地。檄文曰：

……孙中山同盟海外，欲救祖国沦亡；黄克强数起域中，恐步非洲分裂。方令霹雳一声，武汉之江山还我，从此烽烟四起，京师之宫阙归谁？时也，乾坤旋转，日月重新，志士群兴，军人奋作。鲁甲将北兴而牧马，晋兵欲东出而叩关；苏皖之捷报频传，闽浙之凯歌已唱。秦、蜀、滇、黔早击自由之鼓；汉、湘、粤、桂群翻独立之旗。……气势惊神，何难慑满酋魂魄？精诚贯日，定能复我祖山川。……倘非四面楚歌，争存亡于一线，惟恐九州禹迹，将吞噬于六强。……

清民政部间谍赵秉钧，探知铁血会势力，东极辽河，西达晋北，南临渤海，北尽朝阳，全军约 10 万人，并将在旧历除夕于各地举事。赵报告袁世凯，袁恐事发，总统当不成，乃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强迫宣统退位。于是铁血会不得不放弃全军举义的宏图。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丁开嶂与铁血会各首领会集。大家一致表示，今共和虽然实现，而大权落入杀我无数北方革命同志的巨贼袁世凯手中。大家立誓：袁世凯敢有称帝野心，改变国体时，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起兵讨之。旋即发款遣散 200 多铁血会会员回家。大家悼念完死难的同志后，挥泪告别。

自此，历时十八春秋的“铁血会”即告结束。但它布下的革命火种未熄。此番壮举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身残抱笔，老骥伏枥

丁开嶂自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回归故里丰润县南青坨。因右臂染丹毒，不幸致残。但他壮志不已，把自己一生的宏愿寄托于七寸羊毫。以左臂著书，挥洒其平生大志。当他看到我们的国家虽经几番革命，历尽劫难，但终因当时革命不彻底，加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革命、日寇入侵，人民生活仍陷深渊。因力不从心，更痛心欲绝。这在他写的一首《水调歌头·国难》中充分地表达出来：

辽疆突陷落，四境起悲歌。不知宁粤墙阅，两府几时和。
拔剑一呼风动，起舞天高月静，谁负鲁阳戈？天下吾儒事，奋起脱渔蓑。
榆关溃，燕塞破，痛如何。凭高北眺，心头恨比乱山多。欲呼中原铁骑，踏陷扶桑万里，挟策莽奔波。对镜莫伤老。壮志挽银河！

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他为了光复祖国河山，用左臂写出了《收复东北大计划》。在这本著作中，他谈了当时的形势，提出自己的御敌主张，以及如何收复我东北辽、吉、黑三省的方法步骤。文中力主国共合作，共同驱除日寇，以使我金瓯不缺，人民康泰……。他为了把自己的军事才能贡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著了《天籁余音》数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两卷残稿）。在里面写了历代战史及一些人物论述。其中有《秦始皇并吞六国论》、《王莽论》等重要篇目。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及抗战主张，显示我中华民族在历代外族入侵中坚贞为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写下了《中国英雄大战史》、《灰烬余翰》等著作。

丁开嶂身残著书，历尽了痛苦。据家乡父老回忆：他用一条

布带缚住右臂，左臂抱笔，写到更深夜静。据《天籁余音》记载，他回归家乡后称自己的住处为“独醒庐”自号“卧虎先生”。每当寒月临窗，树摇疏影，万籁俱寂，他便正襟端坐桌旁，执笔行文，把自己的胸臆流入字里行间。至今翻阅存于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天籁余音》左臂亲书残稿，看那每一篇端庄隽秀的墨迹，令人惊叹不已！

丁开嶂一生留下了近百万言的著作，有的靠私资出版印刷；有的是手稿（其中有檄文、政论、诗词、文告及讲义等）。可惜在日本侵入华北，丁离家与当地革命志士结交外出后，家人恐日寇见书引祸，便将他两车多的藏书拉到村西焚烧。丁回来后，痛惜万分，挥泪痛呼：“毁书胜过毁我！”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将战乱后仅余之书，再次销毁。至此，丁的藏书及其著作，就荡然无存了。今天其家人献给国家的只言片字，只是他们在外地冒着风险所保存下来的。

1945年8月7日，丁开嶂与世长辞，终年75岁。

“铁血会”檄文

俄人者，自咸丰以来，私移界碑，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为万国所不取，公法所不韪。近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踞关东三省俨为已有。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愤；色色野蛮之状，天地难容。故曰人崛起，外咄其凶顽；虚党愤兴，内溃其脏腑。丹麦、瑞典、诺威（挪威）现举同盟，影响愈激而愈远；犹太、波斯、土国（土耳其）共图报复，风潮愈涌而愈高。此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定我民族帝国之义一大机会也。倘再不振吾精神，歼除丑类，结吾团体，扫荡腥膻，将来必灭尽我身家。殄绝我族类，较英

制奥（澳）洲而更痛，美毒黑奴而倍残。有鉴于斯，创立本会。纠合海内外学生、将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绿林领袖，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食俄人之肉，寝俄人之皮而后快。以此同化之师，和亲之众，一朝齐发，电疾风驰，遍地合攻，澜翻水涌，东联日本为外援，西接波兰为内应，何难逐长蛇于兴安岭以北，驱封豕于雷纳河以西，使廿二省锦绣山河与日星而并寿，四百兆圣贤子弟，享幸福于无穷。凡我同志，惜同胞之惨酷，忧祖国之倾危，皆打破生死之好，男儿愿作牺牲之大豪杰。今中立将破，大战有期，惟余马首是瞻，以期和衷共济，务使二十世纪万国记载，大书特书曰：中国抗俄铁血会，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急急特檄。

“循吏第一”王瑚

贾曾权

王瑚，居官 40 年，历经清朝、民国两个朝代，足迹遍及多半中国，曾任知县、四川布政使、吉林伊兰兵备道、北京政府肃政厅肃政史、北京京兆尹、江苏省长等职。他为官贤达，两袖清风，曾被章太炎誉为“循吏第一”。为当时人们所赞誉。

—

王瑚，字铁珊，1864 年出生于今河北省定县南支合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和父亲均为读书人。王瑚幼时，家境十分贫寒，生母早丧，7 岁寄食于舅舅周家，后又过继给周家。他放牛、拾柴、卖豆芽，什么都干，然而周家却虐待他，稍不合意，就用鞭子打，有时被打得遍体鳞伤。十三四岁时，他迷上了读书，白天在地里看瓜，晚上巡更，一有时间就偷偷地读。此事被本村名士范东坪所知，亲自把王瑚叫到自己的家中，借给他灯油、书籍、笔墨，教他读书写字，于是王瑚得以专心向学，进步很快。由于他勤奋好学，能背诵《左传》、《资治通鉴》等书的许多章节，还能顺口说出《四史》、《纲鉴》、《古文释义》等书的大意。凡是读过的书，都用红笔圈过，还有批注。20 岁时，他为了进一步深造，不远百里，每月到保定莲池书院学习。

这期间，原在外乡教书的父亲王晋升因病瘫痪在家，但是慕名远道而来的请教者却络绎不绝。然而这些人的文章大都平淡无

奇，不是离题千里，就是缺少精华。有一天，王瑚写了一篇《贫贱不能移》的文章，措词巧妙，文笔流畅。王晋升看了以后很高兴，对王瑚说：“你切要记住孝悌廉耻、仁义忠信、刚直不阿，这是我们的立家之本、传家之宝，是将来与社会打交道不可缺少的。”王瑚点头称是，默默记在心头。

王瑚 21 岁那年，考中秀才，23 岁时又中了举人，乡人遂以“小举人”称之。中举后，他受定县西朱谷村聘请，设专馆教书，用每月二三斗小米的束脩供养家庭和卧病在床的父亲，同时继续苦读。他涉猎极为广泛，除家中存书外，凡是能找到的书都要拿来读。贫困的家庭生活和读书的熏陶，养成了他言行谨慎、诚实忠厚、慷慨信义的性格。有一次他从家里返回西朱谷村，路过西市邑唐河桥，由于桥被损坏，一个中年人用独轮小车推着的百余斤重的猪掉到桥下。河里虽无水，但周围却无人上前帮忙，那个中年人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王瑚见了，纵身跳下去，奋力将那头猪举上岸边，随后又帮那个中年人把猪装上车，在猪身上擦了擦手上的泥转身就走。那人感激不尽，忙问王瑚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王瑚笑笑说：“各走各的路，不用多问。”他再问旁边的人，才知道是南支合村的小举人王瑚。大家无不为之赞叹。

1894 年，清廷开科考试，王瑚步行数百里赶赴京城，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王瑚看到自己金榜题名，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多年辛苦读书总算没有白费，没有辜负父老亲人的一片厚望。此时的王瑚踌躇满志，决心报效国家。

二

1895 年，王瑚结束了在翰林院的生活，被任命为四川庆符县（今高县）知县。

王瑚接受任命后，思绪万千，他虽有一肚子学问，但对如何

当一个好官为百姓谋利益，却有点茫然。他想了许多，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百姓之生死，操于官吏。我辈官吏，要为贫民谋生计，才对得住社会。”“我自幼给人耕地，因性嗜读书，所以得谓读书人。但民间疾苦，我一概尽知，愿终身守俭约，誓不忘本也。”

赴四川上任之时，王瑚头戴妻子苏氏做的青布便帽，身着粗布大褂，一身庄稼人打扮，带着十五六岁的侄子王用舟启程了。到了四川省城成都，依例要叩谒巡抚衙门报到。但王瑚连等三天，不得召见。后来旁人告诉他，欲见抚台大人要先孝敬门房差官数百文至 10 两银子不等，才给通报。王瑚无奈，只好抵押了几件衣服得 500 文，方买通差官进见。为此，王瑚闷闷不乐，不想官场腐败到如此地步，连门房差官都如此之贪。他立下了誓言约束自己：“欲为一个好官，并不甚难，能不要钱，再能为人民兴利除害，则国家与人民，俱蒙其福利矣。”

王瑚到了庆符县以后，通过调查了解到，一些县吏在向老百姓征收钱粮之时，都要加征 5% 至 10% 的款项，美其名曰“伤耗”，以此来自肥私囊。他们往往借口银子成色不好，粮食分量不足任意敲诈勒索。市价 1800 文合 1 两银子他们却定为 2200 文；粮食只上缴八成就算完成任务，遇到灾年，照样征收农民粮食，却只上缴五六成，多余者便巧立名目装入自己的腰包。有些官吏还与豪绅富户相勾结，欺压百姓，闹得民怨载道。本来这些县吏靠薪俸只能维持中下等的生活，然而却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王瑚目睹此种现象，十分痛心。他想，只有重申法纪，严以职守，革除陋规，奖励农桑，方为良策。因此，他根据庆符县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严格执行，备受当地人民的欢迎。王瑚还常教育下属县吏：“我们为官所拿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为人民减少疾苦，办好事，就对不起百姓。千万别认为自己做了官，就高人一头，作威作福。”

王瑚还鼓励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庆符县位于四川南部，地广人稀，荒地遍布，有些耕地也沦为荆棘丛生的荒地。王瑚对此很为惋惜，便对同僚说道：“良田荒芜下去无人耕种，虽说农民有责，但根子还在我们官人身上。不向农民宣讲垦荒益处，视若无睹，就有失本分。”他亲自带人上山和贫苦农民一道开荒，并劝导农民：“把自己的地种好，就是我们的立家之本，不要图安逸、游手好闲，干什么都要不怕辛苦才行。”在他的带动下，经过几年的垦荒，开出良田十数顷，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

王瑚在四川庆符县任职五年。期间，他帮助劳苦大众解决了不少危难，平定匪患，罢黜赃官，任用贤能。他常步行下乡，遇到诉讼事件，便随时处理。平时他布衣粗食，不吃荤饮酒，生活极为俭朴。当地百姓和士绅曾赠与他两句诗：“使君廉介胜刘宠，不向人民选一钱。”1899年，当王瑚任期已满，调任灌县知县要离开庆符时，人们纷纷赶到县府，不愿意他离去。后来，庆符人民又在去城外的路旁立了三块高1.3米宽0.7米的石碑，上面刻写着“王铁珊长生禄位碑”，以表示对他的纪念和怀念之情。

灌县较庆符县富庶，但社会风气远不如庆符。王瑚自戒甚严，写下一条座右铭：“万分廉洁，只是子善，半点贪污，便为大恶。”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改革制度，使得社会秩序好转。

不久，王瑚因维护百姓，得罪了洋人，被罢了官。当时在四川各地都有外国传教士建立教堂传教。有些教徒仗仗洋人的势力为非作歹，激起民变，一些百姓因砸教堂、打洋人而被官府抓捕。王瑚很同情他们。一日，一队被抓的老百姓路经灌县，王瑚对押解人说：“我要过堂审问，把他们留下来。”然后，他对这些人说：“你们是怎么被抓的？”这些人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是看热闹的，打的人早跑了。”王瑚说：“那你们给我跑跑看。”于是这些人一哄而散。此事传出，洋人告了上去，当时的统治者畏洋人如虎，所

以将王瑚撤职了事。时值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瑚不为自己被罢官而难过，却为国家危亡痛心疾首。他流着泪对人们说：“国一亡，家必难存，欲求家存，必先救国。”他毅然北返，急赴天津，投军效命疆场。

190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推行新政，兴办学堂，广聘才学之士。他久闻王瑚才学过人，为官清正，便派他赴日本北海道考察农务。王瑚在日本考察9天，写了9篇日记，对改良中国的农业颇有心得。他认为：“中国穷就穷在农业落后，不求进取，闭关自守，无人倡导学习外国，此一大弊也。所以要富强国家，尤需重视农业。”归国之后，他受命创办了保定农务学堂（即今河北农业大学），开了近代农业之先河。

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慕王瑚之名，连电调他来川，帮助平定匪患。王瑚再度入川，任营务处总办，招募乡勇，日夜操练，尔后亲率500余人，一举将成都附近众匪击溃。川省局势平定后，王瑚见成都市内有不少贫苦少年流浪街头，便向岑春煊建议说：“中国现时民穷财尽，列强环伺，非改良吏治，减轻捐税，创设工厂，不足以安农村。目前街头饥儿流浪，生活无着落，何不把他们招来办厂，让他们生活自给呢？”岑春煊听了大为赞同。王瑚即聘城内绅士马善培开办贫儿工厂，招集贫儿数千，供给衣食，教以手艺。次年该厂产品在青阳宫展出，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王瑚旋升布政使，督察各州、县事务，对那些有不良行为的官吏，他皆直言不讳地说：“讲吃喝的人容易奢侈，好嫖赌的就容易弊邪；要为人正直，就不要贪吃喝、近嫖赌。”

1904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偕王瑚一同赴任。时值柳州兵变告急，岑即命王瑚到河南、安徽招募新兵1000名，组成“武匡军”，经过两个月的短期训练，开赴广西，一举克复柳州。岑煊大喜，遂委王瑚兼柳州印。

柳州一带，抽鸦片、赌博成风，往往导致倾家荡产甚至引起